



辛亥革命史事长编

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/ 组编

严昌洪 / 主编

Xinhai Geming
Shishi Changbian

第二册

(1898.1-1900.12)

肖宗志 管龙陵 / 编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



严昌洪 / 主编

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/ 组编

辛亥革命史事长编

本书为2008年度湖北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（立项号[2008]013）成果

XINHAI GEMING SHISHI CHANGBIAN



武汉出版社
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1898.1-1900.12)

第二册

肖宗志 管龙陵 / 编

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辛亥革命史事长编. 第二册/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;严昌洪主编;肖宗志,管龙陵编.
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11.8

ISBN 978-7-5430-5280-2

I. ①辛… II. ①武…②严…③肖…④管… III. ①辛亥革命—史料

IV. ①K257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2461 号

组 编: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

主 编:严昌洪

编 者:肖宗志 管龙陵

责任编辑:李艳芬

装帧设计:刘福珊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zbs@whcbs.com

印 刷: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18 字 数:448 千字 插 页:5

版 次: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1800.00 元(全十册)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1898 年(光绪二十四年·戊戌)

1 月 5 日(丁酉年十二月十三日) 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粤学会。

康有为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:

时欲续强学会之旧,先与乡人士开会曰粤学会,于十二月十三日在南海馆创办,京友集者二十余人,以各会馆皆为京馆会集,欲因而导之,乃草疏交御史陈其璋上言,请将总署同文馆群书颁发各省会馆,以便各京馆讲求,奉旨俞允。

康有为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,沈云龙主编,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2辑,台北文海出版社,第39~40页

1 月 9 日(十二月十七日) 吴敬恒晤康有有为于北京,论当除八股、鸦片、小脚三害。

十二月十五日,学堂放假,先生赴北京,与无锡廉泉、山阴陶杏南,同至米市街南海会馆访康有为,论维新先除三害(一女人缠小脚,二吸鸦片,三考八股),相约自明年戊戌起,不再赴试。

杨恺龄撰编《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》(上)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,第20页

1 月 15 日(十二月二十三日) 王文韶、张之洞、盛宣怀会奏,力请粤汉铁路自办。

王文韶等上《奏办汉粤铁路折》(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):

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王文韶、头品顶戴湖广总督臣张之洞、头品顶戴大理寺少卿臣盛宣怀跪奏,为粤汉铁路紧要,三省绅商吁请通力合作以保利权恭折具陈,仰祈圣鉴事:窃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,臣宣怀赴召议办卢汉铁路之时,经总理衙门王大臣代奏,设立总公司,先造卢汉干路,其余苏沪、粤汉等处亦准展造,不再另设公司,似此西北造路,东南商股方能号召,且可泯各国窥伺之心,断却无数葛藤等语。当蒙王大臣奏准,公司自必合南北通筹,始能展拓,苏沪、粤汉亦当次第举办等因。仰见朝廷俯采采芻无远弗届之意,现今干路卢汉两端均已开办,虽因部帑未能全拨,洋债复多波折,比国总工程师开春到沪,即应催令付款,分头赶办。臣宣怀并当亲自督同工程司,由鄂、豫履勘,以达畿辅,多分段落,期于五年竣工。所有粤汉南干路原拟稍缓续筹,无如时局日亟,刻不及待,群雄环伺,辄以交涉细故,兵轮互相驰骋,海洋通塞,靡有定时。今海军既无力能兴,设有外变,隔若异域,必内地造有铁路,方可联络贯通广东财赋之区,南戒山河,未可退弃,此粤汉南路所当与北路同时并举者,一也。原议由粤至鄂,拟绕道江西,道里较湖南为迂阔,而形势利益亦迥殊。臣等与湖南抚臣陈宝箴函电互商,该抚臣电称,国家创兴大政以立自强之基,卢汉已行,鄂、粤继举,江、湘莫非王土,岂能有所阻挠。况湘人素怀忠义,近年士绅尤多通晓时务,不泥故见,并据湖南在籍绅士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、江苏候补道蒋德钧来鄂与臣之洞、宣怀面商,如取道郴永衡长,由武昌以达汉口,则路较直捷。湘中风气刚健,他日练兵可供征调,矿产尤丰厚,地利亦可蔚兴,此粤汉铁路之宜折而入湘者,又一也。兹据湘鄂粤三省绅商联名呈请会办前来,除钞录恭呈分咨军机处、总理衙门查核外,臣等深为时变莫测,铁路早成一日,可保一日之利权,多拓百里,可取百里之功效,粤汉南干自应仍照原议,与此路一气呵成,议由湖南以达武昌,尤得致富致强之要领。该三省绅商立意既同,舆情已可概见,自必众志成城,无所摇惑。如蒙俞允,应请飭下两广督臣,广东、湖南、湖北抚臣与臣等随时会商妥议,招集华股,招借洋债,并选举各省绅商设立分局,购地鸠工,认真办理。总之,各省路权尽可各省绅商分任,路利自须公溥均沾,而造路之本资借款抵押之办法、通行之章程必须卢汉、粤汉一大干路合为一气,递拓递垫,递修递

押,递借递招,展转相生。竭五六年之苦功,若无意外之虞,当可使南北干路相为衔接,以符原议。所有臣等接据三省绅商呈请赶办粤汉铁路以保利权缘由,理合恭折具陈,伏乞皇上圣鉴训示,谨奏。

湘报馆编《湘报》第19号(1898年),《中国近代期刊汇刊·湘报》全二册(影印本),中华书局2006年版,第147~148页

盛宣怀《议立粤汉铁路公司并密筹借款片》:

再,总理衙门原奏,苏沪、粤汉铁路次第举办,是南路在必办之列,气派方能贯通,获利方能还债。处今之势,借款招股,均属繁难,原非一蹴可几。惟目前德国无理肇衅,占据胶墨要害,并获承办山东铁路利益,局势顿变。俄国已造路于黑龙江、吉林,以为通奉天旅顺之计。法国已造路于广西,以为割滇之计。独英人窥伺最久,尚无所得,目前必有效尤要挟,占我路权之举。查今年春间英商屡来揽办粤路,坚持未允。近日香港《马喇西字报》言,英国所当急行者,建造铁路之利,理应赶营中国中部,或广东建筑轨道,方不致落他人之后等语。近有日本参谋部员宇都宫太郎密言,英国所欲者,大约一借款,一修路,一拟索香港对岸之深水埗等语。英、日现在联交甚密,英之阴谋,日必深知,证以洋报,其为覬觐粤汉铁路确凿无疑。现在德已踞胶,俄已留旅,法已窥琼,英或有图扼长江吴淞之谋,是中国各海口几尽为外国所占。江海之咽喉既塞,南北海道之气脉复梗,已成坐困之势,仅有内地尚可南北往来。查汉口为各行省南北东西水陆之枢纽,若粤汉一线再令英人造一铁路,直贯其中,将来俄国南引,英路北趋,虽有卢汉一路,气促权轻,间隔于中,无能展布,且将来甚至为英俄之路所并,则是咽喉外塞,腹心内溃,虽欲讲求练兵制械之法、理财足国之方,亦将无从着手,岂惟不能自强,恐从此中华不能自立!时局危迫,思之寒心。惟有赶将粤汉一路占定自办,尚是补救万一之法。然则由粤入湘、由湘通汉一路,缓办则必为彼族强占之资,急办亦恐集资有限,难于展布。臣宣怀前拟卢汉铁路借用美债,嗣以美商华士宾来华,多方要挟,议遂中辍,不得已而谋诸比利时国;虽权利不失,可无后患,而比系小邦,势力甚微,屡以未成之铁路不足为保,滋其疑惧,委曲迁就,事甚勉强,则粤汉借款断宜另谋。至英及法德无论何国承办,皆有大害,拟函商驻美使伍廷芳,就近仍与美国绅商筹议借款。伍廷芳熟习外情,又系粤籍,度无不尽力而谋,俟有规模,再当随时与王大臣电商请旨核定。现在已据湘、粤、鄂三省绅商议定,合立公司,呈请奏明先行立案,以备抵制外人,杜绝腹心之祸。应请诏旨宣布,准令总公司督同三省绅商迅速筹款办理,并请飭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案,如他国有以承办粤汉铁路为请者,即明告以预准该省绅民公司自行筹办,避免枝节。臣等实因时局危迫,预杜外谋起见,除已于昨日会同电奏外,谨据实密陈,不胜迫切待命之至。伏祈圣鉴训示,谨奏。

盛宣怀《愚斋存稿》卷2,沈云龙主编,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,台北文海出版社,第76~77页

1月上旬(十二月中旬) 摩根抗议将孙中山逐出香港。

英国人摩根自称为“中国之友会”(Friend of China Society)秘书,致函伦敦《标准报》,抗议将孙中山逐出香港。

[美]史扶邻《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,第112页第⑤注

1月22日(戊戌年正月初一日) 吴敬恒上书请变法。

正月元旦,先生在北京彰仪门大街,拦礼部侍郎瞿鸿禨坐舆,上光绪力请变法折。

杨恺龄撰编《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》(上)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,第20页

△ 康有为为所著《孔子改制考》作序,宣传“托古改制”,为变法提供历史根据。

康有为《孔子改制考·序》全文如下:

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六年,康有为读其遗言,渊渊然思,凄凄然悲,曰:嗟夫!使我不得见太平之泽、被大同之乐者,何哉?使我中国二千年,方万里之地,四万万神明之裔,不得见太平之治、被大同之乐者,何哉?使大地不早见太平之治、逢大同之乐者,何哉?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,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,为神明,为圣王,为万世作师,为万民作保,为大地教主。生于乱世,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,而垂精太平,乃因其所生之国,而立三世之义,而注意于大地远近、大小,若一之大一统。乃立元以统天,以天为仁,以神气流形而教庶物,以不忍心而为仁政。合鬼神、山川、公侯、庶人、昆虫、草木,一统于其教,而先爱其圆颅、方趾之同类,改除乱世勇,乱争战角力之法,而立《春秋》,新王行仁之制。其道本神明,配天地,育万物,泽万世,明本数,系末度,小大精粗,六通四辟,无乎不在。此制乎,不过于一元中立诸天,于一天中立地,于一地中立世,于一世中随时立法,务在行仁忧民,忧以除民患而已。《易》之言曰:书不尽言,言不尽意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为其书,口传七十子,后学为其言。此制乎,不过其夏葛冬裘,随时救民之言而已。若夫圣人之意,窈矣深矣,博矣大矣。世运既变,治道斯移,则始于粗粝,终于精微。教化大行,家给人足,无怨望忿怒之患、强弱之难,无残贼妒疾之人。民修德而美好,被发衔哺而游,毒蛇不螫,猛兽不搏,抵虫不触,朱草生,醴泉出,凤凰、麒麟游于郊徼,囹圄空虚,画衣裳而民不犯,则斯制也,利用发蒙,声色之以化民,未矣。

夫两汉君臣、儒生,尊从《春秋》拨乱之制,而杂以霸术,犹未尽行也。圣制萌芽,新猷遽出,伪《左》盛行,古文篡乱。于是削移孔子之经而为周公,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,公羊之学废,改制之义湮,三世之说微,太平之治、大同之乐,暗而不明,郁而不发。我华我夏,杂以魏、晋、隋、唐佛老词章之学,乱以氐羌、突厥、契丹、蒙古之风,非惟不识太平,并求汉人拨乱之义,亦乖刺而不可得,而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、夷狄之酷政,耗矣哀矣!

朱子生于大统绝学之后,揭鼓扬旗而发明之,多言义而寡言仁,知省身寡过而少救民患,蔽于据乱之说,而不知太平大同之义。杂以佛老,其道艰苦,所以为治教者,亦仅如东周、刘蜀、萧管之偏安而已。

大昏也,博夜也,冥冥汶汶,雾雾雰雰,重重锢昏,皎日坠渊,万百亿千,缝掖俊民,跂跂脉脉而望,篝灯而求明,囊萤而自珍,然卒不闻孔子天地之全、太平之治、大同之乐。悲夫!

天哀生民,默牖其明,白日流光,焕炳莹晶。予小子梦执礼器而西行,乃睹此广乐钧天,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。门户既得,乃埽荆榛而开途径,拨云雾而览日月,别有天地,非复人间世矣。不敢隐匿大道,乃与门人数辈朝夕钩擿,八年于兹,删除繁芜,就成简要,为《改制考》三十卷。同邑陈千秋礼吉、曹泰著伟雅才,好博,好学,深思,编检尤劳。墓草已宿,然使大地大同太平之治可见,其亦不负二三子铅槧之劳也夫!

嗟夫!见大同太平之治也,犹孔子之生也。《孔子改制考》成书,去孔子之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也。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元日,南海康有为广厦记。

姜义华、张荣华编校,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《康有为全集》第3集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,第3-4页

1月24日(正月初三日) 总署大臣李鸿章、翁同龢、荣禄等与康论变法。

梁启超《改革实情》:



书上工部大臣,恶其伉直,不为代奏。然京师一时传钞,海上刊刻,诸大臣士人共见之,莫不嗟悚。有给事中高燮曾者,见其书,叹其忠,乃抗疏荐之,请皇上召见。皇上将如所请,恭亲王进谏曰:“本朝成例,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,今康有为乃小臣,皇上若欲有所询问,命大臣传语可也。”皇上不得已正月初三日,遂命王大臣以宾礼延康有为了总署,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,并令如有所见,及有著述论政治者,可由总署进呈,于是其书卒得达。

梁启超《戊戌政变记》,沈云龙主编,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92辑,台北文海出版社,第17页

康有为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:

正月初二日,总理衙门总办来书,告初三日三下钟王大臣约见。至时李中堂鸿章、翁中堂同龢、荣中堂禄、刑部尚书廖寿恒、户部左侍郎张荫桓,相见西花厅,待以宾礼,问变法之宜。荣禄曰:“祖宗之法不能变。”我答之曰:“祖宗之法,以治祖宗之地也,今祖宗之地不能守,何有于祖宗之法乎?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,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。因时制宜,诚非得已。”廖问宜如何变法?答曰:“宜变法律,官制为先。”李曰:“然则六部尽撤,则例尽弃乎?”答以:“今为列国并立之时,非复一统之世,今之法律、官制,皆一统之法,弱亡中国,皆此物也,诚宜尽撤,即一时不能尽去,亦当斟酌改定,新政乃可推行。”翁问筹款,则答以:“日本之银行纸币、法国印花、印度田税,以中国之大,若制度既变,可比今十倍。”于是陈法律、度支、学校、农商、工矿政、铁路、邮信、会社、海军、陆军之法,并言日本维新,仿效西法,法制甚备,与我相近,最易仿摹,近来编辑有《日本变政考》,及《俄大彼得变政记》,可以采鉴焉。至昏乃散,荣禄先行。

康有为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,沈云龙主编,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2辑,台北文海出版社,第42~43页

1月25日(正月初四日) 光绪命总署大臣进康所著书。

丁亥,“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,呈进工部主事康有为所著《日本变政考》、《俄皇大彼得变政考》等书”。

朱寿朋编《光绪朝东华录》,中华书局1958年版,第4024页

康有为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:

阅日召见枢臣,翁以吾言入奏,上命召见,恭邸谓请令其条陈所见,若可采取,乃令召见。上乃令条陈所见,并进呈《日本变政考》及《俄彼得变政记》。

康有为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,沈云龙主编,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2辑,台北文海出版社,第43页

1月26日(正月初五日) 光绪帝允许湘鄂粤三省绅商自行承办粤汉铁路,可借款兴建,由铁路总公司总其纲领。

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五日奉上谕,王文韶、张之洞、盛宣怀奏,粤汉铁路紧要,三省绅商吁请通力合作,以保利权,并筹议借款各折片。现在时局日亟,所有中国紧要枝干各路,除卢汉业经开办外,粤汉一路虽经总署王大臣奏明次第举办,尚未定有切实规模,自应预争先着,若由湘、鄂、粤三省绅商自行承办,仍归总公司总其纲领,实于大局有裨。惟是造路之资本,借款之办法,通行之章程,必须与卢汉公司一气贯注,始可收通力合作之效。著王文韶、张之洞、谭钟麟、谭继洵、陈宝箴、许振祎随时会商,盛宣怀妥议招股借款各节,并选举各省绅商设立分局,购地鸠工,认真办理。各国如有以承办此路为请者,即由总署王大臣告以三省绅商自行承办,已有成议,或可杜其要求。此路贯湖南腹地,衔接武昌,不特取径直捷,练兵开矿诸凡有益,该大臣等,当妥速开办,力任其难,以收实效。另片奏请暂用中国工师勘路等语,

詹天佑、邝景阳二员已谕令胡燏棻暂时借调,即著陈宝箴派员协同该二员,将湘省应造铁路之地,测量勘绘。原折著抄给谭钟麟、谭继洵、许振祎、陈宝箴阅看。将此各谕令知之,钦此。

盛宣怀《愚斋存稿》卷2,沈云龙主编,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,台北文海出版社,第75页

△ 翁同龢力陈破格用人,并以康变法之言入奏。

赵炳麟《光绪大事汇鉴》卷九:

有为既以日俄变政诸书进,翁同龢复荐有为才胜臣百倍。上因命有为具折言国政。

赵炳麟《赵柏严集》,沈云龙主编,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31辑,台北文海出版社,第468页

1月27日(正月初六日) 设经济特科。

内阁奉上谕,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奏遵议贵州学政严修请设专科一折。据称:就该学政原奏分别酌拟,一为岁举,一为特科,先行特科,次行岁举。特科约以六事:一曰内政,凡考求方舆险要、邦国利病、民情风俗者,隶之。二曰外交,凡考求各国政事、条约、公法、律例、章程者,隶之。三曰理财,凡考求税则、矿产、农功、商务者,隶之。四曰经武,凡考求行军、布阵、管驾、测量者,隶之。五曰格物,凡考求中西算学、声光、化电者,隶之。六曰考工,凡考求名物、象数、制造、工程者隶之。由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抚、学政各举所知,无论已仕、未仕,注明其人何所专长,咨送总理衙门,会同礼部奏请在保和殿试以策论,简派阅卷大臣,严定去留,详拟等第。复试后,带领引见,听候擢用,此为经济特科,以后或十年一举,或二十年一举,候旨举行,不为常例;岁举则每届乡试年分,由各省学政调取新增算学、艺学各书院、学堂高等生、监,录送乡试。初场试专门题,次场试时务题,三场仍试四书文。中试者,曰经济科举人,与文闈举人同场复试。中会试中式经济科贡士者,亦一体复试、殿试、朝考等语。国家造就人才,但期有裨实用,本可不拘一格,该衙门所议,特科、岁举两途,洵足以开风气而广登进,著照所请行,其详细章程仍著该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。现在时事多艰,需才孔亟,自降旨以后,该大臣等如有平素所深知者,出具切实考语,陆续咨送,不得瞻徇情面,徒采虚声。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,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,以资观感。至岁举既定年限,各该巡抚、学政,务将新增算学、艺学各书院、学堂,切实经理,随时督饬院长、教习认真训迪,精益求精。该生、监等亦当思经济一科,与制艺取士并重,争自濯磨,力图上进,用副朝廷旁求俊人至意。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《光绪朝上谕档》第24册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,第11~12页

1月29日(正月初八日) 康有为进呈《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》。3月11日(二月十九日),总理衙门将康有为的该折上奏光绪帝,即“上清帝第六书”。

康有为上《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》:

具呈,工部主事康有为,为外衅危迫,分割洊至,急宜及时发愤,大誓臣工,开制度新政局,革旧图新,以存国祚,呈请代奏事:

窃自马江败后,法人据越,取于此时隐忧时事,妄有条陈,发日本之阴谋,指朝鲜之蓄患。以为若不及时变法,数年之后,不能立国。已而东师大辱,遂有割台补款之事。于是外邦蔑视,海内离心。职忧愤迫切,谬陈大计,请及时变法,图保疆圉。妄谓及今为之,犹可补牢;如再徘徊迟疑,苟且度日,因循守旧,坐失事机,则外患内讧,旦夕瓦解,后欲悔改,不可收拾,虽



有善者，无如之何。危言狂论，冒犯刑诛，荷蒙皇上天地之量，俯采刍蕘，下疆臣施行，以图卧薪尝胆之治。职诚感激圣明，续有陈论，格未得达，旋即告归。

去国二年，侧望新政，而泄沓如故，土室抚膺，闭门泣血。顷果有德人据胶之事，邀索条款。和议甫定，而英、俄乘机邀索，应接无暇。山东复有命案，德使翻然，教堂遍地，处处可以开衅。诸国接踵，其何以堪之！职闻胶变，从海上来，闻万国报馆议论沸腾，咸以分中国为言。海内震惶，乱民蠢动。顷元旦日食，天象告变，警戒非常。瓜分豆剖，大露机牙，栋折榱坏，同受倾压。用敢万里浮海，再诣阙廷，思竭愚诚，冀裨万一。蒙大臣延询以善后变法大计，用敢冒昧陈露，以备皇上采择焉。

职窃考大地百年来守旧诸国，削灭殆尽。有亡于一举之割裂者，各国之于非洲是也；有亡于屡举之割裂者，俄、德、奥之于波兰是也；有尽夺其政权、利权而一旦亡之者，法之于安南是也；有遍据其海陆形胜而渐次亡之者，英之于印度是也。此皆泰西取国之胜算，守旧被灭之覆辙，近事彰彰者也。当此主忧臣辱之日，职亦何忍为伤心刺耳之谈。然自东师辱后，泰西以野蛮鄙我，以黑奴侮我，故所派公使，皆调从非洲，无一调自欧洲者。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，只为文明之国，不为野蛮。十年前吾幸无事者，诸国方分非洲耳。今分地已讫，无地可图，故聚谋以分中国为事。剖割之图，传遍大地；擘画详明，绝无隐讳。此尚虚声，请言实迹。俄、德、法何事而订密约？英、日何事而订深交？土、希之役，何以惜兵力不用？战舰之数，何以竞厚兵而相待？譬犹地雷四伏，药线交通，一处火燃，四面皆应。胶警乃其借端，德国固其嚆矢耳！

二万万华腴之地，四万万秀淑之民，诸国眈眈，朵颐已久；漫藏诲盗，陈之交衢；唾手可得，俯拾即是。如蚁慕膻，闻风并至，失鹿共逐，抚掌欢呼。其始壮夫动其食指，其后老稚亦分杯羹；诸国咸来，并思一啖。昔者安南之役，十年乃有东事；割台之后，两载遂有胶州。中间东三省、龙州之铁路，滇粤之矿，土司野山之边疆，尚不计矣。自尔之后，赴机愈急，蓄势益紧，事变之来，日迫一日。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户部，如土耳其之柄其国。枢垣总署，彼皆可派其国人；公卿督抚，彼且将制其死命。鞭笞亲贵，奴隶重臣；囚奴士夫，蹂践民庶。又其甚则且如土耳其之幽废，如高丽之祸及宫闱。又甚则如安南之尽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，又如波兰之宰割均分而举其国土。马达加斯加以挑水起衅而国灭，安南以争道致命而社墟；蚁穴溃堤，衅不在大。职恐自尔之后，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而不可得矣。后此数年，中智以下，逆料而知，必无解免。然其他事，职犹可先事言之。若变辱非常，则不惟辍简而不忍著诸篇，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诸口。处小朝廷而求活，则胡铨所羞；待焚京邑而忧惶，则董遇所鄙。此则职中夜屑涕，仰天痛哭而不能已于言者也。

夫以二万万方里之地，四万万之民，皇上抚而用之，何求不得，谁为束缚其手足耶？然伏观皇上忧愤之心，昭于日月；密勿重臣，及六曹九列之贤士大夫，忧国之诚，癯颜墨色，亦且暴著于人。顾日言自强而弱日甚，日思防乱而乱日深者何哉？则以国是未定故也。夫国是者，犹操舟之有舵，罗盘之有针；趋向既定，而后驶行求前。其有赴程甚远，不能速登彼岸，则或因风雾见阻，或责舟人情勤。若针之子午无定，舵之东西游移，即使舟人加力，风帆大顺，而遥遥莫适，怅怅何之；甚且之楚而北行，马疾而愈远矣。

夫今日当大地忽通、万国竞长之时，迥非汉、唐、宋、明一统之旧。各国治法、文学、技艺、制造、财富、武备之盛，迥非匈奴、突厥愚犷之风。以地言，则英、俄倍我。以新政言，则自英人倍根变法，至今五百年，政艺日新；而我今始用之，其巧拙与彼有一与五百之比。以财富言，英人匀算人有二万七千镑，而吾民鸠形菜色，不及十金；今镑价值银十一员，是英人有三

十万员,是吾贫富较彼有一与三万之比。英、美赋税皆七十万万,而吾仅七千万。以兵言,则泰西强国皆数百万,铁舰百数;而吾无一劲兵,无一铁舰,则不在比数之列。此固中国四千年来之变局,亦祖宗二百年以来所未遇也。

以吾闭关之俗,忽当竞长之时,絺绤宜于夏日,雨雪既至,不能不易重裘;车马宜于陆行,大河前横,不能不易舟楫。外之所感既异,内之备御因之,故大《易》贵乎时义,《管子》贵乎观邻。水涨堤高,专视比较。若执旧方以医变症,药既不对,病必加危。故当今日而思图存,舍变法外更无他巧;此固万国谋自强者所殊途而一辙,亦中外谈经济者所异口而同词。臣民想望,有不可不变之心;外国逼迫,有不能不变之势。

然则今日之国是,莫有出于尽革旧习、变法维新者矣。自同治、光绪以来,总署、使馆、同文馆、招商局、制造局、税务司、船政厂、电线铁路之设,皆采用新政,非祖宗之旧法矣。皇上与诸臣审时度势,图谋自强,亦固知法之不能不变矣。徒以根本未变,大制未新,少袭皮毛,未易骨髓。譬犹厦屋朽坏,岌岌将倾,而粉饰补漏,糊裱丹青,思以支柱,狂风暴雨之来,求不覆压,岂可得哉?故外侮一来,绝无可恃,猥以万里大国,委命他人,一使狂言,举国震慑,听其割割,此真自古绝无之事,安有抚万里之大国而无计若此者乎?然而至于此者,则以国是未决,变法未尽。午针摇荡,操舵游移,加以风雾晦冥,波涛大作,其船虽大,必覆无疑。

夫病症既变,宜用新方;岁步既更,宜革旧历。《易》贵观会通以行典礼;《论语》称孝无改父道,不过三年,则四年后可改无疑。且今之制度,并非祖宗之法,皆秦汉自私之术、元明展转之弊耳,岂复有三代道德之美哉?抗言守祖宗之成法者,不过为胥吏之窠臼,好人之凭藉耳,岂有祖宗分毫之意哉?《大学》称日新又新,其命维新;伊尹称用新去陈,病乃不存。故新则和,旧则乖;新则活,旧则板;新则疏通,旧则阻滞;新则宽大,旧则刻薄。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,故新为生机;亡国之法无不旧,故旧为死机。更新则乳虎食牛,守旧则为丛驱爵。世祖章皇帝之入关,即大变太祖、太宗八贝勒八旗之法,以维新垂治矣。近俄与日本、暹罗变政维新,遂以辟地自强矣;印度、土耳其、埃及守旧不改,遂以削地灭亡矣。夫守祖宗之成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土地,与稍易其法而能保其地,孰为得失?徂中国之体制而不能保中国之民,与稍变其制而能保其民,孰为轻重?新旧、变守之效如此,皇上果何择焉?

然皇上虽赫然发奋,思变图存,职窃虑数千年之旧说,易为所牵;数百年之积习,易为所滞。夫非常之原,黎民所惧;吐下之方,庸医畏投。非有雷霆霹雳之气,不能成造立天地之功;非天下之至强者,不能扫除也。后有猛虎,则懦夫可以跳涧溪;室遭大火,则吝夫不复惜什器。惟知之极明者行之极勇,然非天下之至明不能洞见也。伏愿皇上召问群臣,审量时势,反复辨难,决定国是;确知旧习之宜尽弃,补漏之无成功;别立堂基,涤除旧弊。以地方二万万方里之大,人民四万万之众,物产二十六万种之繁,加以先圣义理入人之深,祖宗德泽在人之厚,此地球各国之所无、而诸国之所羨绝者也。以皇上之明,居莫强之势,若发奋更始,变法一新。《孟子》谓“王犹反手”,虽为政地球何有焉,惟中国为然。今虽稍迟,补牢未晚;虽未遽转弱而为强,而仓卒可图存于亡;虽未能因败以成功,而俄顷可转乱为治。是在皇上志力之浅深、变法之迟速,以为收效之大小而已。

然徒言变法,条理万端,随举一事,皆关重大,少一不变,连类无功。此当世之士略能言之,职亦尝上陈之。惟其推行之本末、先后之次序、章程节目之繁、刚柔宽猛之用,从何下手,乃无疑惑;从何取法,乃无弊端。如作书画必当有佳谱,仿摹尤贵见墨迹,临写庶不走作,乃易揣摩。职窃为皇上上下古今、纵横中外思之。尧舜三代之道在爱民,皇上必已熟讲之,职愿皇上常讽《孟子》而深知其意;勾践、燕昭之行在雪耻,皇上当已习闻之,职愿皇上熟诵《国

语》、《国策》而誓于心。若至近之墨迹可摹、绝佳之画谱可临者，取于地球中新兴者得二国焉，曰俄、曰日。职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，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谱而已。

昔彼得为欧洲所摈，易装游法，学于船匠，变政而遂霸大地；日本为俄、美所败，步武泰西，乃至易服改纪而雄视东方。此二国者，其始遭削弱与我同，其后底盛强与我异。日本地势近我，政俗同我，成效最速，条理尤详；取而用之，尤易措手。职译纂累年，成《日本变政考》一书，专明日本改政之次第；又有《大彼得变政记》，顷方缮写，若承垂采，当以进呈。若西人所著之《泰西新史揽要》、《列国变通兴盛记》，于俄、日二主之事颇有发明。皇上若俯采远人，法此二国，诚令译署并进此书，几余披阅。皇上劳精垂意讲之于上，枢译诸大臣各授一册讲之于下，权衡在握，施行自异；起衰振靡，警瞶发聩，其举动非常，更有迥出意外者。风声所播，海内慑耸，职可保外人改视易听，必不敢为无厌之求。盖遇昧者其胆豪，见明者则气怯；且虑我地大人众，一旦自强，则报复更烈。非皇上洞悉敌情，无以折冲樽俎；然非皇上采法俄、日，亦不能为天下雄也。

考日本维新之始，凡有三事：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，而采天下之舆论，取万国之良法；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，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，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；三曰设待诏所，许天下人上书，日主以时见之，称旨则隶入制度局。此诚变法之纲领，下手之条理，莫之能易也。伏愿皇上采而用之，因日食之警，震动修德，除旧布新；择吉日大誓百司庶僚于太庙，或御乾清门，下诏申警，宣布天下以维新更始；上下一心，尽革旧弊；采天下之舆论，取万国之良法，俾趋向既定，四海向风。然后用南书房、会典馆之例，特置制度局于内廷，妙选天下通才数人为修撰，派王大臣为总裁，体制平等，俾易商榷。每日值内，同共讨论；皇上亲临折衷一是，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。某政宜改，某事宜增，草定章程，考核至当，然后施行。

其午门设待诏所，派御史监收，许天下人上书，皆与传达，发下制度局解之，以通天下之情，尽天下之才。或与召见，称旨者擢用，或擢入制度局参议。其将来经济特科录用之才，仿用唐制开集贤、延英之馆以待之，拔其尤者选入制度局。其他条陈关涉新政者，皆发制度局议行。盖六部为行政之官，掌守例而不任出议；然举行新政，无例可援。军机出纳喉舌，亦非论道经邦。跪对顷刻，岂能讨论？总署困于外交，且多兼职差，簿书期会，刻无暇晷。变法事体大，安有无论思专官而可行乎？周公思兼三王，仰思待旦；《中庸》称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而后笃行。今有办事之官，而无议论之官，譬有手足而无心思，又以鼻口而兼耳目。不学、问、思、辨而徒为笃行，夜行无烛，瞎马临池，宜其丛脞也。若开局讨论，专设一官，然后百度维新可得备详。

其新政推行，内外皆立专局，以任其事：

一、法律局。考万国法律公法，以为交涉平等之计。或酌一新律，施行于通商口岸，以入万国公法之会。

二、税计局。掌参用万国之税则，定全地之税、户口之籍、关税之法、米禄之制、统计之法、兴业之事、公债之例、讼纸之制。

三、学校局。掌于京师。各直省即书院、佛寺为学堂，分格致、教术、政治、医、律、农、矿、制造、掌故、各国语言文字诸科，别以大、小、公、私，并立师范、女学而广励之；其有新书、新艺、新器者，奖劝焉。

四、农商局。掌凡种植之法、土地之宜、垦殖之事、赛珍之会、比较之厂，考土产，计物价，定币权，立商律，劝商学。

五、工务局。掌凡制造之厂、机器之业、土木之事。

六、矿政局。掌凡天下一切矿产,开矿学,定矿则,凡开矿者隶焉。

七、铁路局。掌凡天下开铁路事。

八、邮政局。掌修天下道路及递信、电报之事。

九、造币局。掌铸金、银、铜三品,立银行,造纸币,时其轻重。

十、游历局。掌派人游学外国,一法一艺,宜得其详。其有愿游学者报焉。

十一、社会局。泰西政艺精新,不在于官,而在于会;以官人寡而会人多,官事多而会事暇也。故皆有学校会、农桑会、商学会、防病会、天文会、地舆会、大道会、大工会、医学会、各国文字会、律法会、剖解会、植物会、动物会、要术会、书画会、雕刻会、博览会、亲睦会、布施会。宜劝令人民立会讲求,将会例、人名报局考察。

十二、武备局。掌编民兵、购铁舰、讲洋操、学驾驶、讲海战。

十二局立而新制举,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,皆交十二局施行,其直省藩、臬、道、府,皆为冗员;州县守令,选举既轻,习气极坏,仅收税、断狱,与民无关。故上有恩意而不宜,民有疾苦而莫告。千里之地,仅督抚一人能达于上,而层级十重隔于下。且督抚官尊,久累资格,故多衰耗,畏闻兴作。若督抚非人,下虽有才,无能为治,骤言尽革,其事既难。

日本国主之下、小民之上,仅一县令,虽亲王亦充之;故权尊而亲民,新政乃达。汉制,百郡以一守领令数十,宋制以京官知州县,皆可为法。昔曾国藩变兵为勇,以收平贼之效,今莫若变官为差。直省道员凡六七十,每道设一新政局,督办照主考学政及洋差体例,不拘官阶,随带京衔。准其专折奏事,听其辟举参赞随员,授以权任,凡学校、农工、商业、山林、渔产、道路、巡捕、卫生、济贫、崇教、正俗之政,皆督焉。每县设一民政局,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,以厘金与之。其有道府缺出,皆令管理,三月而责其规模,一年而责其治效。学校几所,修路几里,制造几场,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、十二局、军机处;其治效著者,加秩进禄。

凡诸新政人员,就制度局、集贤院、待诏所及内外所保人才选授,略同南书房差,不拘官级。听辟幕僚,专在得人,与共新政。内外本末,指臂灵通,血管注于心房,脑筋遍于全体,简易广大,相与更新。然后破资格、厚俸禄以用人才,停捐纳、省冗员以清仕路,派亲王重臣游历以广学识。尚虑改变之始,需款甚繁。日人以纸币行之,真银仅三千万,而用值二亿五万[千]万,盖得《管子》轻重之法焉。吾若大变法度,上下相亲,亦可行之,否则大借洋款数万万,派熟习美国之人与借商款,酌以铁路、矿产与之,当可必得,准限三年,各省铁路皆成,学堂皆立,学会皆开;工有新器,商有新学,地有余利,民有余饶,至于十年,治功大著,足以雪仇耻而威四裔,不难矣!

若惑于庸人之论,不为全局之谋,徘徊迟疑,苟且度日,旧弊未去,变法不全;则责言日闻,幅员日割,手足既缚,腹心亦剖。虽欲偏安,无能为计矣。时乎时乎,岂能再误!宗社存亡之机在于今日,皇上图存与否在于此时。职之疏述,岂能妄陈大计,变乱典章,诚以上为君国,下为身家,心所谓危急何能择,用敢冒越,竭尽其愚。伏惟皇上少采其言,干健独断,发愤维新,或克图存。宗社幸甚!天下幸甚!职冒犯圣听,不胜战栗屏营之至,伏惟代奏皇上圣鉴。谨呈。

姜义华、张荣华编校,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《康有为全集》第4集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,第11~15页

编者按:该奏折在康有为的《戊戌奏稿》中题为《应诏统筹全局折》,在故宫博物院内府抄本《杰士上书汇录》中的名称为《外衅危迫分割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》,且未署日期。该折呈送总理衙门的日期,梁启超在《戊戌政变记》中记为正月初八,康有为在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中记为正月初七。该奏折名称以故宫博物院内府抄本《杰士上书汇录》所收为准,进呈总理衙门的日期采信梁启超《戊戌政变记》之所述。



1月31日(正月初十日) 林旭等在京开闽学会。

梁启超《林旭传》:

君遍谒乡先达鼓之,一日而成,以正月初十日建会馆,闽中名士夫皆集,而君实为闽学会之领袖焉。

梁启超《戊戌政变记》,沈云龙主编,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92辑,台北文海出版社,第198页

康有为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:

五月初十日,林瞰谷开闽学会成。

康有为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,沈云龙主编,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2辑,台北文海出版社,第43页

编者按:康有为记闽学会成立时间为五月初十,但据梁启超的记载,实际上是正月初十。

2月4日(正月十四日) 户部奏准颁发昭信股票。

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黄思永奏《筹借华款请造自强股票折》:

窃维时事孔棘,库藏空虚,舍借款无以应急,舍外洋不得巨款,前已种种吃亏,近闻各国争欲抵借,其言愈甘,其患愈伏,何中国臣民如此之众,受恩如此之深,竟无以借华款之策进者?若谓息借商款,前无成效,且有扰民之弊,遂不可行,此诚因噎废食之说也。不知在外洋与在通商口岸之华民,依傍洋人买票借款者甚多。不能自用,乃以资人,且播绅之私财,寄顿于外国银行或托名洋商营运者,不知凡几,存中国之银号票庄又无论矣。小民不足责,应请特旨严责中外臣僚,激以忠义奋发之气,先派官借以为民倡,合天下之地力人力财力,类别区分,各出其余以应国家之急,似乎四万万之众,不难借一二万万之款。臣闻外洋动辄以万万出借,非其素蓄,不过呼应甚灵。每股百两,且有折扣,甲附股以售与乙,反掌间即可加增。以为恒产传之子孙者,不愿归还,即辗转操纵,亦有赢余。股票胜于银票,故举国信从,趋之若鹜。每得中国电报借款议成,即由银行造票登新闻纸出售,虽万万两之多,克期立尽。中国风气若开,岂难渐收成效。拟请飭下户部,速造股票,先按官之品级,缺之肥瘠,家道之厚薄,酌定借款之多少。查照官册分派,渐及民间,亦仿西法每百两为一股,每股分期收缴,还以十年或二十年为度,每年本利共还若干,预定准数,随股票另给票据,十年则十张,平时准其转售,临期准抵交项。盖分期宽则交款易,交款易则股本方肯多入,归款亦不为难,出入皆就近责成银行票庄银号典当代为收付,不经胥吏之手,无诈无虞,确有凭信,可售可抵,更易流通,大抵乡间通缓急,集腋乞邻,视为常事。况在军国之重、君父之尊,苟有天良,安忍推诿,特不用力者举一羽而不足,不同道者拔一毛而不为,诚能人人以谋身之智谋国,智不可胜用矣,人人以为己之力为公,力亦不可胜用矣。其实聚之为多,分于一人,所用其智力者亦无几。若虑激之不动,倡之不应,督之不前,是真可与共富贵而不可共患难者,当不至此。臣谓先派官借者,亦鉴于因循之习已深,又恐因噎废食,依然徒托空言耳。抑或能借巨款给奖叙以资鼓励,亦是一法。顷奉上谕开经济特科,既重专门之学,求应变之才,断非空谈名理,徒习虚文。凡一切讲武、训农、通商、惠工之实事,刻不容缓,需款正多,舍己求人,终不可恃,无论洋款如何,华款总当并力图之,专责任之,克期待之,志在必成。臣愚揆度时势,非急求所以自强者,无以自立,非反求所以自足者,无以自强。足食足兵为自强之本,民信又为兵食之本,我朝深仁厚泽,民志尚孚,于此次借资民力之处,务须格外核实,格外认真,有言必践,无弊不除,人人晓以休戚相关之理,人人动其忠君爱国之忧,内有可恃,外自不敢生心,不待兵食既足,即此民信之先声出人意外,已足震而惊之矣。纵借洋款,患必较轻,洵为今之急务,故借华款股票谓之自强。再,中国集股之举,惯于失信,人皆望而畏之,即铁路、银行、开矿诸

大端,获利亦无把握,收效未卜何时,故信从者少。若因国计自强派股,皇上昭示大信,一年见利,既速且准,自非寻常股票可比,安见将来风行之盛不如外洋?如蒙圣明采纳,臣非空言,请先派筹借若干两,定限缴齐,逾期请治臣罪。其力数倍于臣数十倍于臣者,如恒河沙数,聚沙成塔,只在人为。惟愿皇上宸断,令出惟行,则颓风可振,众志成城,转弱为强之机,反求即是矣。

朱寿朋编《光绪朝东华录》,中华书局1958年版,总4031~4032页

戊戌,户部奏,军机处交出右春坊右中允黄思永奏筹借华款,请造自强股票一折,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奉谕旨,户部速议具奏,钦此。……臣等伏查日本偿款,数巨期迫,原拟息借洋债以应急需,乃需用愈急,息借愈难。或已有头绪而不免纷纭,或已立合同而终成反计。计自去年以迄今日,借债一事,其旋议而旋停者,盖不知凡几矣。现在期限日紧,洋债仍无成说,臣部正议息借华款为补救万一之谋,今中允黄思永请特旨严责中外臣僚,激以忠义奋发之气,先派官借以为民倡,并请速造股票,先按官之品级,缺之肥瘠,家道之厚薄,酌定借款之多少。查照官册分派,渐及民间,亦仿西法每百两为一股,每股分期收缴,还以十年或二十年为度,每年本利共还若干,预定准数,随股票另给票据,十年则十张,平时准其转售,临期准抵交项等因,自属筹款之一法。第缺分肥瘠,家道厚薄,一时既难周知,且按官之品级以定数之多少,亦恐迹近抑勒,窒碍难行。臣等会同商酌,拟令官绅商民均量力出借,无庸拘定数目。先由臣部印造部票一百万张,名曰昭信股票,颁发中外。随后再制造息折,给予本人收执。每部票一张,注明库平纹银一百两,银元亦准折合抵交。凡中国官民,领取部票,缴纳借款,或在部库、藩库兑交,或寄存于某号票商,但使无误提拨,均听其便。此项借款照洋款办法,周年以五厘行息计,用二十年,前十年每年还息一次,后十年本利并还,期以二十年本利完讫。在京由部库拨给,在外由藩库拨给,断不准丝毫需索。平时股票许其转相售卖,每届还期,准抵地丁、盐课、厘金,以冀通行而昭大信。夫商民食毛践土,各怀忠义之心,而内外大小臣工,受国厚恩,际此帑绌时艰,尤当熟计安危,出家资以佐国用。况朝廷不责以报效,不强令捐输,一律按本计息,分期归还。谁无人心,谁无天良,断不忍观望迟回,一任大局之溃裂。该中允原奏先派官借以民倡,所论诚为扼要,拟请降旨,飭令在京自王公以下,在外自将军督抚以下,无论大小、文武、现任、候补、候选各项官员,均领票缴银以为商民之倡。在京大小官员,出借银若干,应领票若干,由该旗该衙门开单报部,请领转拨;在外大小官员出借银若干,应领票若干,由各省将军、督抚开单请领转拨。至地方商民人等愿借者,亦复不少,在京即责成顺天府府尹,在外即责成将军、督抚,将部定大概章程先行出示,随即拣派廉干之员,剴切晓谕,劝令绅商士民,一体量力出借,仍不得苛派勒捐,致滋纷扰。一面由臣部将印票分别省分,酌量给拨,一面由地方官将出借银数,随时报部,听候拨还日本偿款。无论何项不准挪移动用,此项借款,待用孔亟,各直省应自奉旨之日起,限两个月,将筹借办法及已借银数赶紧电报,不得稍有迟逾。如派办筹借人员,多方劝谕,能借巨款十万以上,准从优奖,五十万以上,准破格优奖,以示鼓励。

朱寿朋编《光绪朝东华录》,中华书局1958年版,总4034~4036页

戊戌,上谕,户部奏遵议右中允黄思永奏筹备用款请行股票一折,据称按照该中允原折所陈,详细参酌,拟飭部印造股票一百万张,名曰昭信股票,颁发中外,周年以五厘行息计,期以二十年本利完讫。平时股票许其转相售卖,每届还期,准抵地丁、盐课、厘金。在京自王公以下,在外自将军、督抚以下,无论大小、文武、现任、候补、候选官员等,均领票缴银以为商民之倡,其地方商民愿借者,即责成顺天府府尹及各直省将军、督抚,将部定章程先行出示,并



派员剴切劝谕,不准稍有勒索。承办之员能借巨款者,分别优予奖叙各等语,著依议行。当此需款孔亟,该王公及将军、督抚等,均受朝廷厚恩,各省绅商士民亦当深明大义,共济时艰,况该部所议章程,既不责以报效,亦不强令捐输,一律按本计利,分期归还,谅不至迟回观望也。

朱寿朋编《光绪朝东华录》,中华书局1958年版,总4036页

2月13日(正月二十三日) 光绪向翁同龢索《日本国志》。

《翁同龢日记》

见起二刻余,上向臣索黄遵宪《日本国志》,臣对未洽,颇致诘难。

翁同龢著,陈义杰整理《翁同龢日记》第6册,中华书局1998年版,第3093页

2月15日(正月二十五日) 命议京师大学堂章程。

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:

己酉,谕,御史王鹏运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等语,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,准其建立,现在亟须开办,其详细章程,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,妥议具奏。

朱寿朋编《光绪朝东华录》,中华书局1958年版,第4041页

2月21日(二月初一日) 南学会正式开会。

《开讲盛仪》:

本年湘士大夫创设南学会,假孝廉堂为会所,每月以房、虚、星、昴之日为讲期。二月初一日为南学会开讲第一期,陈大中丞、徐学使、黄廉访咸会,官绅士民集者三百余人。堂上设讲座,下排横桌听讲者环坐焉。初会时舄履交错,士大夫周旋问答,言笑晏晏,在所不免。钟十二下,主讲诸公就座,会者毕坐,堂上铃声作,执事者唱毋哗,咸屏息敬听。首皮鹿门学长开讲,继之者黄廉访、乔茂莹比部、谭复生观察,最后陈大中丞宣讲。讲毕,堂上铃声作,众皆起,鱼贯趋出,于是士大夫啧啧称美,以为贤长官,用平等之仪,讲会学之旨,情比于家人,义笃于师友,此事为平生所未见,不图今日见三代盛仪也。闻湘省之风者,可以兴起矣。

湘报馆编《湘报》第1号(1898年),《中国近代期刊汇刊·湘报》全二册(影印本),中华书局2006年版,第2页

《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》:

一、本学会专以开浚知识、恢张能力、拓充公益为主义,凡旧日所有拘墟之习、骑墙之见,入此会者,务宜屏除。

二、本学会会友不拘何乡之人,皆可充当,其别有三:一曰议事会友,皆以品学兼著、名望孚洽者充之。凡会中事务章程,均由议事会友议定交会中坐办人承办;一曰讲论会友,定期集讲,随时问难;一曰通信会友,远道寄函,随时酬答。

三、议事会友现以创议诸人为之,俟规模大定,再于诸会友中随时公举。

四、讲论会友拟公举学问深邃、长于辩说者,请其讲论,讲期每月四次,遇房、虚、星、昴之日,即为讲论之期,其余诸友可于开会之日齐集会讲,其有疑义新理,可以纸笔互相问难。

五、本学会无论官绅士庶,既登会籍,俱作为会友,一切平等,略贵贱之分,即以通上下之气,去壅阂之习,凡入会者务知此意。

六、入本学会者,可任意捐资若干,为会中广购图籍、扩充经费之用,或愿捐新旧各种书籍亦可。

七、本学会学术不立专门,如有融贯中西,浚明心力,著为论说,或创造图器,有益民生者,其论说则由本学会选刊行世,其图器则仿西国文凭之例,给予专凭,俾相授受。

八、通信会友凡居址远者,来否会讲,听其自便。至外府、外省尤可彼此函商,或自将所学演论成帙,邮寄会中,互相考验,亦择其佳者,选刊行世。

九、会中现设坐办人二员,每月酌给薪水。

十、会外人遇开讲之日,亦可前来听讲,但须先期躬至坐办处挂号,领取凭单,方准入座听讲。

十一、本学会设藏书楼一区,广度图书,会友平时欲观图籍,可携笔砚亲赴书楼钞写。

十二、中国举事素患议论多而成功少,故会中章程以极少为主,宁俟不足而增补之,毋使徒滋议论,其余讲学、阅书章程另有专条。

湘报馆编《湘报》第34号(1898年),《中国近代期刊汇刊·湘报》全二册(影印本),中华书局2006年版,第268~269页

梁启超《南学会叙》:

岁十月,启超以湘中大夫君子之督责,辞不获命,乃讲学长沙,既至而湘之大夫君子,适有南学会之设。不以启超为不文也,而使为之序。序曰:呜呼!今之策时变者,则曰八股不废,学校不兴,商政不修,农工不飭,民愚矣,未有能国者也。蒙则谓八股即废,学校即兴,商政即修,农工即飭,而上下之弗矩矱,学派之弗沟通,人心之无热力,虽智其民,而不能国其国也。敢问国,曰有君焉者,有官焉者,有士焉者,有农焉者,有工焉者,有商焉者,有兵焉者,万其目,一其视,万其耳,一其听,万其手,万其足,一其心,一其力,万其力,一其事,其位望之差别也万,其执业之差别也万,而其知此事也一,而其志此事也一,而其治此事也一,心相构,力相摩,点相切,线相交,是之谓万其途,一其归,是之谓国。有国于此,君与官不相接,官与官不相接,官与士不相接,士与士不相接,士与农与工与商与兵不相接,农与农,工与工,商与商,兵与兵不相接,如是乃至士与君不相接,农工商兵与官不相接,之国者何国矣?曰:使其国千人也,则为国者千,使其国万人也,则为国者万,呜呼!不得为有国焉矣。今夫躯万也,心万也,力万也,位望万也,执业万也。虽欲一之,孰从而一之。吾乃远稽之三代,乃博观于泰西,彼其有国也,必有会,君于是焉会,官于是焉会,士于是焉会,民于是焉会。旦旦而讲之,昔昔而摩厉之,虽天下之大,万物之多,而惟强吾国之知,夫能齐万而为一者,舍学会其曷从与于斯。昔普之覆于法也,普不国也,时乃有良民会,卒报大仇也。法之覆于普也,法不国也,时乃有纪念会,不数年而法之强若畴昔也。意大利之轭于教皇也,希腊之轭于突厥也,意与希不国也,时乃有保国会、保种会,卒克自立,光复旧物也。日本之劫盟于三国也,日不国也,时乃有萨摩、长门诸藩侯,激厉其藩士,富养其豪杰,汗且喘走国中,以倡大义,一啸百吟,一呻百问疾,时乃有尊攘革政,改进自由诸会党,继轨并作,遂有明治之政也。今夫以地之小如日本,民之寡如日本,幕府秉政以来,士之偷,民之靡,国之贫,兵之弱如日本,君相争权,内外交讷,时势之危蹙如日本。当彼之时,其去亡也不容发,而卒有今日,则岂非会之为功,有以苏已死之国,而完瓦裂之区者乎。嗟夫!吾中国四万万,为四万万国之日,盖已久矣。甲午、乙未之间,敌氛压境,沿海江十数省,风声鹤唳,草木兵甲,举国自上达下,抱颈护颈,呼妻唤子,苍黄涕泣,戢戢待繫封,犹可言也。曾不数月,和议既定,偿币犹未纳,戍卒犹未撤,则已以歌以舞,以遨以嬉,如享太牢,如登春台。其官焉者,依然惟差缺之肥瘠是问;其士焉者,依然惟八股、八韵、大卷、白折之工窳是讲。即有一、二号称知学之英,忧时之彦,而汉宋有争,儒墨有争,夷夏有争,新旧学有争,君民权有争。乃至兴一利源,则官与商争,绅与民又



争；举一新政，则政府与行省争，此省与彼省又争；议一创举，则意见歧而争，意见不歧而亦争。究之阴血周作，张脉僨兴，旋动旋止，只视为痛痒无关之事，而其心之热力，久冰消雪释于亡何有之乡，而于国之耻，君父之难，身家之危，其忘之也。抑已久矣，曾不知支那股分之票，已骈阗于西肆，瓜分中国之图，已高张于议院。持此以语天下，天下人士犹瞪目莫之信，果未两载，而德人又见告矣。今山东胶湾之据，闽海船岛之割，予取予携，拱手以献，不待言矣。而欲犹未餍，其祸犹未息，试问德人今日必索山东全省、福建全省，改隶德版，我何以拒之？试问俄人今日以一旅兵收东三省、直隶、山陕，我何以拒之？试问法人今日以一介使索云贵、两广，我何以拒之？试问英人今日以一纸书取楚、蜀、吴、越，我何以拒之？然则所持以延一线之息，偷一日之活者，恃敌之不来而已。敌无日不可以来，国无日不可以亡，数年以后，乡井不知谁氏之藩，眷属不知谁氏之奴，血肉不知谁氏之俎，魂魄不知谁氏之鬼，及今犹不思洗常革故，同心竭虑，摩荡热力，震撼精神，致心皈命，破釜沉船，以图自保于万一。而犹禽视息息，行尸走肉，毛举细故，瞻前顾后，相妒相轧，相距相离，譬犹蒸水将沸于釜，而儵鱼犹作莲叶之戏，燎薪已及于栋，而燕雀犹争稻梁之谋，不亦哀乎？今夫西人不欲分裂中国斯亦已矣，苟其欲之，如以千钧之弩溃痛，何求不得，何愿不成，然又必迟回审顾，累岁而不发者，则岂不以彼之所重者在商务，一旦事起，沦胥糜烂，而于彼固非有所大利，故苟可已则无宁已也。而无如中国终不自振，终不自保，则其所谓沦胥糜烂者，终不能免。而彼之商务无论迟速，而必有受牵之一日，故熟思审处，万无得已，而势殆必出于瓜分云尔。然则吾苟确然示之以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机，则其谋可立戢，而其祸可立弭，昭昭然矣。此所以中东之役以后，而泰西诸国，犹徘徊莫肯先动，以待我中国之有此一日，及至三年，一无所闻，而德人之事，乃复见也。夫所谓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机者，何也？即吾向者所谓齐万而为一，而心相构而力相摩。而点相切而线相交，盖非是而一利不能兴，一弊不能革，一事不能办。虽日呼号痛苦，奔走骇汗，而其无救于危亡一也。吾闻日本幕府之末叶，诸侯拥士者数十，而惟萨、长、土、肥四藩者，其士气横溢，热血奋发，风气已成，浸假遍于四岛。今以中国之大，积弊之久，欲一旦联而合之，吾知其难矣。其能如日本之已事，先自数省者起，此数省者，其风气成，其规模立，然后浸淫披靡以及于他省，苟万夫一心，万死一生以图之，以力戴王室，保全圣教。噫！或者其犹可为也。湖南天下之中，而人才之渊藪也。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，其任侠尚气，与日本萨摩长门[州]藩士相仿佛。其乡先辈者若魏默深、郭筠仙、曾劭刚诸先生，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。两岁以来，官与绅一气，士与民一心，百废具举，异于他日，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，莫湘人若也，今诸君子既发大愿，先合南部诸省而讲之，庶几官与官接，官与士接，士与民接，省与省接，为中国热心之起点，而上下从兹其矩矱，学派从兹而沟通，而数千年之古国，或尚可以自立于天地也，则启超日日执鞭以从诸君子之后，所忻慕焉。

梁启超《饮冰室合集·饮冰室文集》之2，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64~67页

2月28日(二月初八) 陈宝箴奏设时务学堂，并请拨官款。

陈宝箴关于设立时务学堂的奏折：

壬戌，陈宝箴奏，臣于光绪二十二年准礼部咨山西抚臣胡聘之奏请变通书院章程一折，承准总理衙门咨议复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一折。本年三月，又承准总理衙门咨议复，安徽巡抚邓华熙奏筹议添设学堂，请拨常年经费一折。均奉旨依议，咨飭通行。仰见我皇上奖励实学，培养人材之至意，钦感莫名。自咸丰以来，削平寇乱，名臣儒将，多出于湘，其民气之勇，士节之盛，实甲于天下。而恃其忠肝义胆，敌王所忤，不愿师他人之长，其义愤